

韓國漢字與台日漢字的字形比較： 以現今電腦字型為範圍*

蔡邦佑**
國立中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金旻奏
國立中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戴浩一
國立中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討韓國、台灣及日本三地漢字字形的異同，亦通過對韓國漢字和台灣正體字的對比分析，擴展到韓、台、日三地漢字的字形比較。本研究設定了一系列漢字字形比較的參數，其中包括筆畫、部件、語意偏旁、諧聲偏旁，以及空間配置等。這套分析框架參照了 Myers (2019) 與戴浩一 (2021) 關於漢字結構特性的理論基礎，對韓、台、日三種漢字字形的差異進行系統性的分析。研究資料來源為韓國《漢文課教科書編修資料》中的 1800 個基礎漢字、台灣《標準字與簡化字對照手冊》中的 4808 個正體字，以及日本《新常用漢字表》中的 2136 個漢字。

漢字字形的比較分成三部分：韓國與台灣、韓國與日本，以及韓、台、日三地的漢字比較，並根據上述參數將差異結果分為數類進行討論。結果顯示，韓台間以「微別字形」為大宗；韓日間則以「因部件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占主要部分；而韓台日間以「三者皆相同」的情況為最多。此外，分類結果亦揭示了特定的字形差異，如完全不同的字形或缺乏對應漢字的情形，其發現對華語教學具有實質意義。教師可以依據這些差異預測韓國與日本學生學習正體字可能遇到的困難，從而設計出更適合的教學策略。同時，韓日漢字學習者也能通過這些分析

* 本文於 2024 年 2 月 15 至 18 日在美國夏威夷大學之第十三屆「漢字與漢字教育」國際研討會宣讀，承蒙韓國高麗大學漢字漢文研究所楊沅錫教授賜正，特此感謝。也荷承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建議，由衷感謝，如有謬誤之處，應歸咎本文作者。

** 本文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了解不同地區間漢字的細微差異，幫助他們更有效地學習台灣正體字，增進漢字學習的效率與深度。

關鍵字：日本漢字 韓國漢字 臺灣正體字 變異參數 漢字習得

1. 引言

從人類語言演化的觀點，「語言」和「文字」是截然不同的人類行為，說話的語言為人類大腦及發音器官演化之結果，有其生理基礎；而文字是文化的產物，同時是為了因應文明的進步的需要而出現的。人類借助文字的力量，得以記載累積的經驗與知識進而不斷創造更新，跨越了時空的限制，締造璀璨的文明(戴浩一 2004)。

漢字為世界文字大家庭中的一員，起源於圖畫與刻契，是距今六千年前的漢族先民，為了記錄語言、擴大交際範圍，而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自發創造出來的。經過漫長的演變與發展過程，最後成為形、音、義具備，且又約定俗成的書寫符號體系(李孝定 1977；李家樹、吳長和 2005)。目前學界所使用「漢字文化圈」一詞，是根據漢字與文化的密切關係而提出的，其範圍是指所有正在使用或是曾經使用過漢字的國家和民族，具體來說，除了「漢民族」(包含香港、台灣、澳門、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區以及海外僑胞)之外，也包含曾經在歷史上使用過漢字的國家，如日本、韓國、越南等(賀友齡 2007)。

韓國方面，由於「韓文專用」政策導致韓文世代不識漢字，韓國政府於1972年頒布《教育法改正令》，規定中學和高中必須教授900個漢字，並將漢文列為必修科目。此外，對於涉及姓名、地點等專有名詞的漢字，即便不在前述範圍內，也列為教學用漢字。並於1999年2月，韓國文化觀光部頒布了《漢字並用推進案》，規定在政府公和交通標誌上同時使用韓文和漢字(趙允敬 2009；王平 2012；宋秉烈 2013；金英花 2014)。

日本方面，隨著電腦日益的普及，日本文化廳開始思考重新審訂1981年頒布的《常用漢字表》的必要性，經過廣泛蒐集各領域專家的建議，及一般民眾的意願調查結果，最後由內閣於2010年11月公告《新常用漢字表》，共收錄了2136個漢字(楊綱 2015)。根據趙守輝(2010)的研究中指出，日本對漢字的處理態度經歷了從考慮廢除漢字到實行簡化漢字，再到後來增加漢字使用的過程，反映了日本從最初企圖根本解決其書寫系統的問題，到最終漸漸放棄了最初想要完全實現拼音化的理想。由此可知「漢字」早已在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有著極為深厚的淵源，難以動搖其地位。

韓國漢字與台日漢字的字形比較：以現今電腦字型為範圍

近年來，根據不同國家的各種情況和文字政策，漢字文化形式逐漸出現了個別差異。韓國主要是使用韓文，僅在需要標記漢字的時候，會在韓文旁邊加上括號，並在裡面標記其對應的韓國漢字；而日本則是假名和漢字交錯使用，而臺灣使用的漢字為繁體的「正體字」¹。然而各國的漢字字形皆有所差異，容易造成相互學習上的困難與阻礙，因此三種漢字字形的比較與分類的相關研究有其必要。

2. 文獻回顧與探討

漢字系統是一套完善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字的結構是由一個或多個部件（符號）構成的。在這個符號體系中，直接描繪物體形態的象形文字和透過簡單符號指代意義的指事文字各自為獨立符號，構成獨體字；而結合形象與聲音表達意義的會意文字以及形聲文字，則是由兩個或更多的符號組合而成，構成合體字。從上述的四種文字類型，可以觀察到漢字結構中有三種基本的符號：表達形狀的形符、表達聲音的聲符，以及表達意義的義符。這些符號的特性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可能會根據構成的具體文字而呈現不同的特質（陳茂仁 2007）。

談及漢字的構造，避不開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六書」一詞。其實，「六書」最初出現於戰國時期的文獻《周禮》，其中記述了保氏這一職位，其責任是教育貴族子弟，「六書」正是其教學內容之一。然而，原文並沒有詳細解釋「六書」的具體內容，這導致後來的學者，包括班固、鄭眾和許慎等人，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詮釋。而經後世學者所論，一般多襲用許慎的「六書」分類，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裘錫圭 1988），故歷來對於六書內容的闡述，多以許慎的記載為依據。以下彙整近年來文字學者的分析，逐項簡單介紹（段逸山 2002；陳茂仁 2007；張治東 2016）：

- (1) 象形：根據物體的形狀，使用簡單的線條描繪下來，如：「日」、「月」二字，透過簡單的線條描繪出兩個天體的輪廓。
- (2) 指事：透過事物形態或事件狀態的抽象化，其意義，如：「上」、「下」二字，透過基本的圖形表達了相對空間位置的概念。

¹ 黃沛榮（2006）的研究闡述了中國規範字的兩套系統：常用的「簡化字」與主要在學術研究和書法藝術中選用的「繁體字」。這裡所指的「繁體字」在寫法上與臺灣所用的「正體字」略有不同。黃國倫（2006）則認為，雖然「繁體字」一詞被後來人廣泛使用，但臺灣的漢字沒有在中國傳統文化基礎之上添加額外筆畫，因此「正體字」一詞的使用更加精確。基於對這一傳統和文化尊重，本文選擇使用「正體字」來表示臺灣現行漢字系統。

- (3) 會意：結合兩個或更多的符號及其含義，融合出抽象概念，展現了字的綜合意義，如：「休」一字，即為「人」和「木」二字的結合，象徵人倚靠在樹旁，表達「休息」之意。
- (4) 形聲：結合形符和聲符，其中形符用來指事物或概念的類別，而聲符則用來模擬命名該事物或概念的聲音，結合起來就形成了一個新的漢字，如：「江」、「河」二字的形符為「氵」表「水」一類，而聲符則為「工」和「可」。
- (5) 轉注：通過共同的語義根基或詞源關係，有些字可以相互解釋和闡明，進而展現出字義之間的內在聯繫，如：「老」、「考」二字同屬「老」部，且在古漢語中意義皆相同。
- (6) 假借：利用已存在的字代表另外一聲音相同或相似但意思不一樣的物體或概念，如「令」一字原為「發號施令」之意；被借用為「縣令」的「令」；又如「長」語意為久遠，被借用為「長官」、「尊長」的「長」。也因此「長」與「令」也在使用上產生相同的語意

大部分的文字學家都把象形、指事、會意及形聲看成四個漢字構字的方法，而把轉注與假借看成漢字的延伸使用。假借其實是文字起源文獻中常提到的「以圖代音」(rebus principle)的一種方法 (Miller 1991)。

近年來受到西方現代語言學的影響，語言學家也利用結構與生成的方法提出了嶄新的漢字分析的方法 (Wang 1983; Myers 2019)。以下將依據戴浩一 (2021) 文中所提及的漢字「解構」理論及舉例進行簡述，而該理論建立在 Myers (2019) 《The grammar of Chinese characters》一書的框架下。

美國語言學家 Hockett (1960) 曾提及人類語言的重要設計特徵是二元結構 (duality of patterning)，例如不具語意的英文音位 /o/, /p/, /s/, /t/ 可以組合成有意義的詞彙，'stop', 'pots', 'spot' and 'opts'。而漢字也利用二元結構，把一組本身不具意義的筆畫構成有意義的漢字，如同口語般會產生許多最小辨義詞對 (Minimal pairs)，如表 1 所舉的例子：

表 1：漢字筆畫的最小辨義詞對

筆畫	例子
點（丶）	大 / 太 / 犬
豎（丨）	日 / 田 / 由 / 甲 / 申
橫（一）	一 / 十
撇（丿）	十 / 千

註：本表資料來源為戴浩一（2021）

更進一步，漢字也有等同於口語的形態結構（morphological structure）的地方。第一，筆畫簡單的獨體字可以以詞根（root）的角色和另外一個獨體字複合成一個合體字，如表 2 所舉的例子：

表 2：獨體字與合體字

獨體字+獨體字 ²	合體字
日+月	明
木+才	材
田+力	男
彳+亍	行

註：本表資料來源為戴浩一（2021）

第二，在語言構詞中，詞的重複（reduplication）可代表多數或數量的增加，而漢字的獨體字也可以透過詞根的重複，來表達數量或質量的增加，如表 3 所舉的例子：

表 3：獨體字的重複

獨體字+獨體字+獨體字	合體字
木+木+木	森
口+口+口	品
女+女+女	姦
炎+炎+炎	焱

註：本表資料來源為戴浩一（2021）

² 為了尊重原作者的資料內容，故保留原作撰文中使用的加號（+）。

第三，詞綴（affixation）是語言構詞學（morphology）的重要機制，且詞綴可分前綴（prefix）、中綴（infix）和後綴（suffix）。漢字的詞綴化呈現於變形的語意偏旁（變形詞綴），如表 4 所舉的例子：

表 4：漢字詞綴化產生的變形

漢字	變形詞綴
人	亻
刀	刂
水	氵
艸	艹

註：本表資料來源為戴浩一（2021）

然而，這些語意偏旁有不同的「空間配置」，有的在右邊，如：「刮」；有的在左邊，如：「仁」；有的則在上面，如：「草」；有的則在下面，如：「煮」；有的融入在字的下面，如：「表」，甚至有的拆分在上和下的位置，如：「衷」，表 5 為前綴+詞根的例子：

表 5：前綴+詞根之例子

前綴	前綴+詞根
艸→艹	草、花
犬→犴	犯、狗
心→忄	情、惜
水→氵	漢、滑

註：本表資料來源為戴浩一（2021）

詞根+後綴的例子，如表 6 所示：

表 6：詞根+後綴之例子

後綴	詞根+後綴
邑→阝	郅、鄜
刀→刂	刻、到
心→忄	慕、恭
火→灬	蒸、熙

註：本表資料來源為戴浩一（2021）

前綴+詞根+後綴的例子，如表 7 所示：

表 7：前綴+詞根+後綴之例子

前綴	詞根	後綴	例子
王	丩	王	班
辛	丩	辛	辨




註：本表資料來源為戴浩一（2021）

漢字的「部首」，很多來源於有具體意義的獨體字或其變形，並形成了一套有系統的語意範疇。這些範疇反映了漢字在認知層面的組織結構，可通過認知語言學的範疇化 (categorization) 理論來分析。同時，漢字中的諧聲偏旁顯示了漢字在音韻方面的規律性，同聲旁的一致程度可用於評估音韻規則性。而漢字字典通常透過部首索引來組織，部分索引基於獨體字或其語意偏旁的變形，還有一些是無意義的形式標記，用於輔助查找 (裘錫圭 1988)。這種組織方式不僅方便查找特定漢字，也反映了漢字系統中語意、音韻與形式之間的複雜互動。

另一方面，漢字的結構排列，即如何將筆畫、語意偏旁、諧聲偏旁以及沒有直接關聯於意義或發音的元素整合進一個正方形的框架內，對於學習和記憶漢字起著關鍵作用。這種結構安排不僅影響了我們識別和書寫漢字的能力，也構建了我們心理上對於漢字的認知。透過 Unicode3.0 標準中的 12 種表意文字描述字元 (Ideographic Description Characters ; IDC)，可以對漢字的空間配置進行初步的分析，如表 8 所示。

表 8：12 種表意文字描述字元 (IDC)

編號	空間配置圖示	說明	例子
1	☐	兩個部件由左至右	邦、相
2	☐	兩個部件由上至下	吉、杏
3	☐	三個部件由左至右	班、辨
4	☐	三個部件由上至下	高、京
5	☐	兩個部件由外而內	因、國
6	☐	三面包圍一下方開口	問、風
7	☐	三面包圍一上方閉口	凶、函
8	☐	三面包圍一右方閉口	巨、匠
9	☐	兩面包圍一由左上至右下	屬、屍

10		兩面包圍一由右上至左下	載、包
11		兩面包圍一由左下至右上	超、建
12		同樣部件的重複	晶、森

從橫軸角度來看，漢字的構成可以從左到右包含兩到三個部分；而從垂直角度來看，漢字的結構可以分為一到五層，如「壽」一字所示。這樣的結構佈局創造了一種視覺節奏：從左至右逐漸增重（左輕右重），從上到下逐漸擴展（上窄下寬），由外而內逐漸複雜（外簡裡繁），形成一種穩定而和諧的完體（*gestalt*）印象。而韓國所使用的韓文（*Hangul*）作為一種拼音文字，其每個音節的構成也需要在一個方形框架內按照上述原則進行空間配置，將子音、母音和尾音組合起來。而這也對學習漢字的韓籍學生提供有效的學習幫助（戴浩一 2021）。

3. 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研究旨在對台、日、韓三個地區常用漢字字形進行系統性的比較以供華語教師在漢字教學之參考與查詢。用來分析的漢字依據韓國教育部於 2017 年所公布的《漢文課教科書編修資料》中 1800 個教育用基礎漢字，與台灣教育部於 2011 年所提供的《標準字與簡化字對照手冊》中 4808 個正體字，以及日本政府於 2010 年所頒布的《新常用漢字表》中 2136 個漢字為基底，理論基礎及方法基於 Myers (2019) 及戴浩一 (2021)，並以筆畫、部件、偏旁及空間配置等作為比較的參數（*parameters*）。

在整理漢字字形的過程中，會先以同一字種（具同義）的漢字字形進行比較³，如：「爲-為」（韓國漢字-台灣漢字）、「氷-冰」（韓國漢字-台灣漢字）會歸類為同一字種。進而以此基準將三個地區漢字字形的比較分為六類，各類的之判斷基準如下所述。

第一類「因筆畫數量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指兩者間的筆畫增減，如：「者-者」（韓國漢字-台灣漢字）間的一筆畫差異。

第二類「因部件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首先，部件拆解依照臺灣國家發展委員會所建制的「CNS11643 中文標準交換碼全字庫」為主要依據。部件的差異是指兩個字之間所構成的部件不相同之情形，如：「免-免」（韓國漢字-台灣漢字），前者上部件為「刀」；後者上部件則為「勹」，因此這一組有部件上的差異。亦或是兩個字

³ 本文所採用的韓國漢字字形是依據《漢文課教科書編修資料》中的「Batang」字形為主；台灣漢字字形則是以「新細明體」為主；而日本漢字字形則以《新常用漢字表》中的「MS Mincho」字形為主。

韓國漢字與台日漢字的字形比較：以現今電腦字型為範圍

之間的部件形態及數量不同者，如：「卽-即」（韓國漢字-台灣漢字），前者左部件有「白」和「匕」；而後者左部件則僅有「卩」，此情形也分類至第二類。或因筆畫長度差異而產生的部件差異者，如「寺-寺」（韓國漢字-台灣漢字），前者韓國漢字上部是「土」，而臺灣標準漢字上部是「士」，此情形亦屬於此類。

第三類「因偏旁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某些部件同時是語意偏旁或是語音偏旁，偏旁的差異是指兩字間的偏旁不同，如：「墻-牆」（韓國漢字-台灣漢字），前者左偏旁是「土」；後者左偏旁是「月」。而因偏旁的變體所造成微別字形亦會分類至此類，如：「近-近」（韓國漢字-台灣漢字），前者為「辵」，後者為「辵」。

第四類「因空間配置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首先，空間配置結構類型為前述提及過的 Unicode3.0 標準中的 12 種表意文字描述字元為基準：☐、☐、☐、☐、☐、☐、☐、☐、☐、☐、☐、☐。某些字雖然可以再更加詳細地拆分部件，但因此範圍限制而有不得再拆分之情形，例如「慙」一字，此字構成的部件為「車」、「斤」、「心」三個，但參考這 12 種 IDC，則會將「慙」一字，看作「斬」和「心」由上至下所組成的「☐」結構。而空間配置差異是指兩者空間配置組合方式不相同，例如「慙-慙」（韓國漢字-台灣漢字）一組，前者的空間配置是由上至下的「☐」類型；而後者的空間配置由左至右的「☐」類型。

第五類「完全不同的字形」：僅憑外形無法判斷的字種，且不屬於前述的任何類別，則分類至此類，如：「粧-妝」（韓國漢字-台灣漢字）。

第六類「微別字形」：根據羅菲（2004）之微別字形的研究，其定義為同一字種中（同義）雖有細微差異，但一般能適當進行類推，且不影響字形判斷的差別。羅菲把微別字形的特點分為五點：1. 「差別細微」：在筆畫層面，也就是部件層次的微別字形，一般也是筆畫的連斷、缺省、偃仰或其他變形所造成的，如：「匕-匕」；2. 「易於認同」：由於微別字形的差別較細微，故不影響字形的辨識，在一般的閱讀場合中，不會造成障礙和誤解；3. 「覆蓋面廣」：微別字形的差別雖小，但其覆蓋面卻是非常廣泛的；4. 「一般能適當類推」：如「冊」一字，凡其獨立成字，亦或含有「冊」的字形，接形成「冊一冊」這一組微別字形的差別；5. 「一對多的情況」：一般來說微別字形的差異，多為一對一的情形，如「倉一倉」等，但一對多的情況也同時存在，如含草字頭「艸一艸」的字形。因此本文以上述的定義為判斷是否為微別字形的基準，如：「女-女」（韓國漢字-台灣漢字）。而不同地區所使用的字體也會造成微別字形的出現，如台灣的新細明體、日本的明朝體（MS Mincho）和韓國的基本體（Batang）……等等。

此外，一個字形裡存在兩個以上的部分差異者，則會被歸類至兩個以上的分類，如：「總-總」（韓國漢字-台灣漢字），前有偏旁的變體（糸 - 纒），以及部件不相同的（夕 - 夂），則分別歸類至第三類及第二類。若兩個漢字偏旁不同，且部件也不同其歸類為第三類偏旁差異，如：「却-卻」（韓國漢字-台灣漢字）。

在漢字字形比較的部分，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進行討論：第一部分，韓國與台灣漢字字形的比較，依據差異可分為六類：「因筆畫數量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因部件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因偏旁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因空間配置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完全不同的字形」和「微別字形」；第二部份，韓國與日本漢字字形的比較，也與前述相同可分為六類；第三部分，再根據韓國、台灣及日本三種漢字字形的異同，分為以下十類：「三者皆相同」、「韓台相同，但日不同」、「韓日相同，但台不同」、「台日相同，韓不同」、「三者皆不相同」、「韓台相同，日沒有對應的漢字」、「韓台不同，日沒有對應的漢字」、「韓日相同，台沒有對應的漢字」、「韓日不同，台沒有對應的漢字」和「沒有台日相對應的韓國漢字」。

根據上述的漢字字形分類的結果，華語教師可以從中有效預測韓、日兩國學生書寫台灣正體字時會碰到的偏誤類型和學習難點，進一步了解兩國學生學習台灣正體字時的優劣勢為何，找出適合兩國學生學習台灣正體字的教學方法。此外，瞭解這些分析結果可以幫助教師調整教學策略，使其更符合學生的實際需求，從而提高學習動機和成效。

4. 韓國、台灣、日本漢字字形比較

4.1 韓國與台灣漢字字形比較

本研究以韓國教育部於 2017 年公佈的《漢文課教科書編修資料》1800 個教育用基礎漢字，和臺灣教育部於 2011 年提供之《標準字與簡化字對照手冊》4808 個正體字為基礎，進行字形的比較與分類，整理結果以組數及佔比列於表 9。










表 9：韓國與台灣漢字字形比較結果

編號	類別	組數	佔比 (%)
1	因筆畫數量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	125	13.05
2	因部件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	88	9.19
3	因偏旁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	116	12.11
4	因空間配置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	5	0.52
5	完全不同的字形	2	0.21
6	微別字形	622	64.93
合計		958	100

從表 9 可以看出，韓台漢字最普遍的差異類型為「微別字形」，有 622 組，占總數的 64.93%，顯示出微小差異在漢字字形中的普遍性。其次是「因筆畫數量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有 125 組，佔 13.05%。再來是「因偏旁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有 116 組，佔 12.11%。而「因部件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則有 88 組，佔比 9.19%。相對少見的分類是「因空間配置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只有 5 組，佔 0.52%。最不常見的為「完全不同的字形」，僅有 2 組，佔比極低，為 0.21%。以下依照上述六種分類逐一進行舉例說明，並以分類簡圖（圖 1）表達韓國與台灣漢字字形的差異參數：

- (1)「因筆畫數量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共計有 125 組，因筆畫增減而造成的字形差異，如：「者-者」，前者韓國漢字的「日」部件上有一個點「丶」；臺灣漢字則無。
- (2)「因部件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共計有 88 組，此類可再分為 a. 部件不相同，如：「冰-冰」，前者韓國漢字的「水」部件的左上方有一點「丶」；後者臺灣漢字「冰」則是由「冫」和「水」的部件並排而成、b. 改變部件形態和數量，如：「直-直」，前者韓國漢字部件為「十」、「目」、「乚」；後者臺灣漢字部件為「十」和「且」、c. 因筆畫長度而造成部件不同的情形，如：「起-起」，前者韓國漢字的部件為「己」；後者臺灣漢字的部件則是「巳」。
- (3)「因偏旁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共計有 116 組，此類可再分為 a. 語意偏旁的不同，如：「飜-翻」，前者韓國漢字右邊表義偏旁為「飛」；後者臺灣

漢字表義偏旁則為「羽」、b.諧聲偏旁的不同，如：「郎-郎」，前者韓國漢字左邊表音偏旁為「良」；後者臺灣漢字表音偏旁則為「良」。

- (4)「因空間配置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共計有 5 組，可再分為 a.部件形態無變化者，如：「峯-峰」，兩者皆可以拆分為「山」和「夆」兩個部件，不過前者韓國漢字的空間配置是由上往下所組成的「」；後者臺灣漢字則是由左至右所組成的「」空間配置結構、b.部件形態有變化者，如：「慙-慚」，前者韓國漢字是由「斬」和「心」組成的上至下的結構「」；後者臺灣漢字是由「心」的形態變體「」和「斬」由左至右組成的結構「」。
- (5)「完全不同的字形」：僅有 2 組，如：「竝-並」⁴，前者韓國漢字是兩個「立」由左至右並排組成之結構「」；後者臺灣漢字是「」和「」由上至下所組成之結構「」，此兩者之間所構成的部件不同，且空間配置也不同。
- (6)「微別字形」：共計有 622 組，如：「女-女」兩者間差異雖然甚小，但前者韓國漢字第二、三筆相交處沒有凸出；後者臺灣則有凸出。

⁴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所提供的「竝」、「並」二字同源於「竝」字的知識。由於本文較側重於漢字字形的「共時」描寫，而未深入探討漢字字形的「歷時」溯源。在未來的研究中，將採納匿名審查委員的意見，加深對字源方面的探究，另文陳述。

韓國漢字與台日漢字的字形比較：以現今電腦字型為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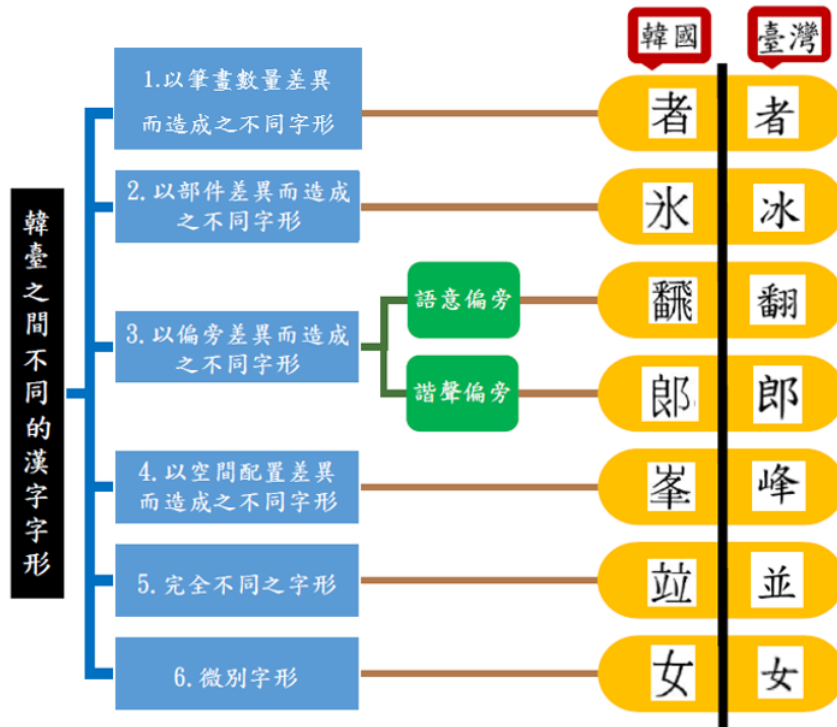


圖 1：韓國與台灣漢字字形分類簡圖

4.2 韓國與日本漢字字形比較

此部分是以韓國教育部於 2017 年公佈的《漢文課教科書編修資料》1800 個教育用基礎漢字，和日本政府於 2010 年公佈之《新常用漢字表》的 2136 個日本漢字，進行字形的比較與分類，請參閱表 10 的整理結果。

表 10：韓國與日本漢字字形比較結果

編號	類別	組數	佔比 (%)
1	因筆畫數量差異而造成之不同字形	128	21.30
2	因部件差異而造成之不同字形	231	38.44
3	因偏旁差異而造成之不同字形	103	17.14
4	因空間配置差異而造成之不同字形	4	0.67
5	完全不同的字形	12	2.00

6	微別字形	123	20.47
合計		601	100

根據表 10 所示，「因部件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的數量最多，占總組數的 38.44%，總共有 231 組。其後的是「因筆畫數量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佔比達 21.30%，共有 128 組。而「因偏旁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則有 103 組，佔比為 17.14%。此外，「微別字形」佔了 20.47%，共 123 組。相較之下，「完全不同的字形」有 12 組，佔 2.00%，而「因空間配置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組數最少，只有 4 組，佔總數的 0.67%。以下依照上述六種分類逐一進行說明和舉例，也以分類簡圖（圖 2）之韓國漢字與日本漢字形差異所涉及的參數：

- (1)「因筆畫數量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共計有 128 組，因筆畫增減而造成的字形差異，如：「步-歩」，前者韓國漢字總筆畫數為 7 畫，「止」下面是「少」；後者日本漢字則總筆畫數 8 畫，「止」下面是「少」。
- (2)「因部件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共計有 231 組，此類可再分為 a. 部件不相同者，如：「唇-脣」，前者韓國漢字下面的部件是「月」；後者日本漢字則是「口」部件、b. 部件形態和數量不同者，如：「參-参」，前者韓國漢字上方下排以兩個「厶」的部件呈現；後者日本漢字則將此簡化為一橫「一」，並與下面的「人」部件結合成「大」部件、c. 省略其他部件，僅採用部分部件者，如：「條-条」，前者為韓國漢字；後者為日本漢字、d. 因筆畫差異造成部件不同者，如：「包-包」，前者韓國漢字左下部件為「巳」；後者日本漢字則是「己」。
- (3)「因偏旁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共計有 103 組，此類可再分為 a. 語意偏旁的不同，如：「翻-翻」，前者韓國漢字右邊表義偏旁為「飛」；後者日本漢字表義偏旁則為「羽」、b. 諧聲偏旁的不同，如：「懼-惧」，前者韓國漢字右邊表音偏旁為「瞿」；後者漢字表音偏旁則為「具」。
- (4)「因空間配置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字形」：共計有 4 組，此類可再分為 a. 空間配置類型不同，但部件皆相同，如：「峯-峰」，兩者皆可以拆分為「山」和「夆」兩個部件，不過韓國漢字的空間配置是由上至下所組成的「𠄎」；而日本漢字則是由左至右所組成的「𠄎」空間配置結構、b. 空間配置類型不同，且部件也存在差異，如：「點-点」，前者韓國漢字的空間配置是由左至

韓國漢字與台日漢字的字形比較：以現今電腦字型為範圍

右所組成的「𠂔」，其部件分別為「黑」和「占」；後者日本漢字則是由上至下所組成的「𠂔」空間配置結構，其部件則為「占」和「灬」、c.空間配置類型相同，部件位置不相同，如：「鄰-隣」，兩者雖然皆屬相同的空間配置類型「𠂔」，但其部件的位置相反，前者韓國漢字的左邊是「粦」、右邊是「阝」，而後者日本漢字的部件位置則相反。

- (5)「完全不同的字形」：共計有 12 組，此類可再分為 a.日本漢字與中國簡化字相異，如：「圓-円」，前者為韓國漢字；後者為日本漢字、b.日本漢字與中國簡化字相同，如：「萬-万」，前者為韓國漢字；後者為日本漢字。
- (6)「微別字形」：共計有 123 組，如：「派-派」，前者韓國漢字的豎有向右鉤「𠂔」；反之；日本漢字僅有豎而無帶鉤「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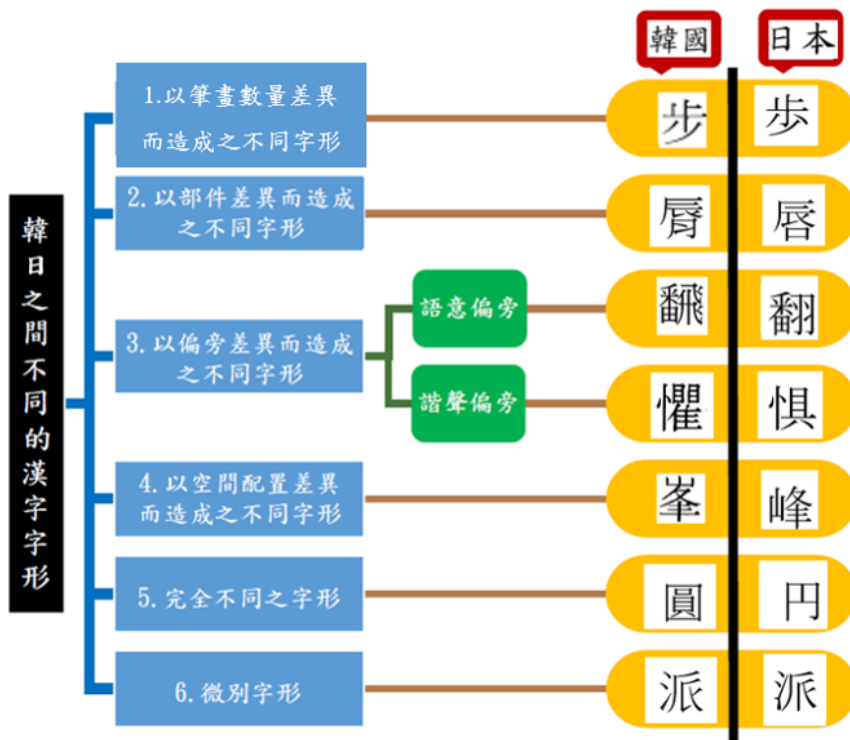


圖 2：韓國與日本漢字字形分類簡圖

4.3 韓國、台灣與日本漢字字形之異同關係

以上述表 9（韓國和臺灣漢字字形比較結果表）和表 10（韓國和日本漢字字形

比較結果表)之結果為基礎,比較三者之間的漢字字形異同,依照韓國-臺灣-日本的順序可分為以下十類,請參閱表 11 的整理結果。

表 11：韓國與日本漢字字形比較結果

編號	類別	類別代號	組數	佔比 (%)
1	三者皆同	AAA	628	34.89
2	韓國與臺灣漢字字形相同,但與日本漢字不同	AAB	182	10.11
3	韓國與日本漢字字形相同,但與臺灣漢字不同	ABA	441	24.50
4	臺灣與日本漢字字形相同,但與韓國漢字不同	ABB	70	3.89
5	三者皆不同	ABC	314	17.44
6	韓國與臺灣漢字字形相同,但沒有相對應的日本漢字	AAX	81	4.50
7	韓國與臺灣漢字字形不同,也沒有相對應的日本漢字	ABX	77	4.28
8	韓國與日本漢字字形相同,但沒有相對應的臺灣漢字	AXA	4	0.22
9	韓國與日本漢字字形不同,也沒有相對應的臺灣漢字	AXB	1	0.06
10	沒有與臺灣漢字和日本漢字相對應的韓國漢字	AXX	2	0.11
合計			1800	100

根據上表 11 的分類與整理,在韓國漢字字表的 1800 個漢字中,屬於 AAA 類、AAB 類、AAX 類的總共有 891 (628+182+81) 個漢字與臺灣漢字字形相同,約佔 49.50%。因此韓國學生在已掌握這類漢字的情況下,在臺灣學習漢字時會有很大的幫助,且不易產生錯別字的發生。屬於 AAA 類、ABA 類、AXA 類的韓國漢字總共有 1073 (628+441+4) 個漢字與日本漢字字形相同,約佔 59.61%。其數量的漢字字形,在日本之 2136 個常用漢字中,約佔高達 50.23%。因此韓日籍學生在互相學習

韓國漢字與台日漢字的字形比較：以現今電腦字型為範圍

對方的漢字時，應能認得將近一半以上的漢字，且書寫上應無困難。以下依照上述十種分類逐一進行說明和舉例：

- (1)「AAA 三者皆同」：此類佔比 34.89%，有 628 個漢字字形與臺灣和日本皆相同，是韓國、臺灣、日本漢字字形的對應關係中數量最多的分類。若韓國母語者已經掌握這一類的漢字，爾後學習台灣漢字時，較不會有書寫方面的困擾。
- (2)「AAB 韓國與臺灣漢字字形相同，但與日本漢字不同」：此類佔比 10.11%，有 182 個漢字屬於此類，如：「收-收-收」（順序為：韓國-臺灣-日本）。對日籍學生來說，需特別留意韓日漢字的不同之處。
- (3)「ABA 韓國與日本漢字字形相同，但與臺灣漢字不同」：此類佔比 24.50%，有 441 個漢字屬於此類，如：「起-起-起」。這一組漢字之間的關係有非常多的微別字形。對韓日籍學生來說，容易因微別字形而導致書寫台灣漢字時經常出現錯誤。
- (4)「ABB 臺灣與日本漢字字形相同，但與韓國漢字不同」：此類佔比 3.89% 有 70 個漢字屬於此類，如：「翻-翻-翻」。大多數韓國漢字屬於此類，故與臺日漢字的差異十分明顯，進而導致韓籍學生不易察覺其為同一漢字。
- (5)「ABC 三者皆不同」：此類佔比 17.44% 有 314 個漢字屬於此類，如：「真-真-真」。對韓日籍學生而言，若不清楚三種漢字字形間的差異，容易出現書寫的錯誤。
- (6)「AAX 韓國與臺灣漢字字形相同，但沒有相對應的日本漢字」：此類佔比 4.50% 有 81 個漢字屬於此類，如：「已-已-X」。這一類的漢字，對日籍學生而言，是完全沒學過的字。
- (7)「ABX 韓國與臺灣漢字字形不同，也沒有相對應的日本漢字」：此類佔比 4.28% 有 77 個漢字屬於此類，如：「著-著-X」。這一類的漢字，除了韓籍學生須留意臺灣漢字的差異之外，對日籍學生而言，亦是全新的字。
- (8)「AXA 韓國與日本漢字字形相同，但沒有相對應的臺灣漢字」：此類佔比 0.22%，僅有 4 個漢字屬於此類，有「銃-X-銃」、「昇-X-昇」、「着-X-着」、「畿-X-畿」組，數量極少，在臺灣也相較難以遇到的字。
- (9)「AXB 韓國與日本漢字字形不同，也沒有相對應的臺灣漢字」：此類佔比 0.06%，僅有 1 個漢字「薦-X-薦」為此類。
- (10)「AXX 無法與臺灣漢字和日本漢字相對應的韓國漢字」：此類佔比 0.11%，

僅有 2 個漢字「畚-X-X」、「歎-X-X」。「畚」一字是會意字，為韓國固有漢字，其義為「稻田」；「歎」一字也亦是如此，兩字在臺灣漢字表和日本漢字表內並無收錄。

5. 韓日籍學生學習台灣漢字的優劣勢與教學建議

5.1 韓日籍學生學習台灣漢字的優劣勢

在韓籍學生方面，韓國雖與日本皆屬漢字文化圈，但兩者在華語漢字的學習上，呈現相當大的差異。由於韓國現行的書寫系統以韓文為主，故漢字的熟悉程度不及現今仍持續使用漢字來書寫的日本，即使韓國政府後來有亡羊補牢的政策，即國高中各 900 字的教育用漢字，但成效依然有限，故然對於華語漢字的學習，也必定產生不利的影響（蔡邦佑 2018）。如同表 10「韓國與台灣漢字字形比較結果表」所呈現，兩者之間的異同關係以「微別字形」此類為大宗，因此韓籍學生書寫台灣漢字時，整體結構上的問題是較少的，主要是在局部細節筆畫形狀和筆畫關係方面較容易出現偏誤，表示韓籍學生書寫漢字時出現的問題是自成系統，且較有理據的偏誤，而不是無規律偶然性的失誤（金旻奏 2022）。

在日籍學生方面，根據蔡邦佑、戴浩一（2019）對於台日中漢字字形的比較整理，日本漢字與台灣漢字字形相同組數有 1742 組，已佔《新常用漢字表》約八成以上的漢字，由此可知日籍學生比起韓籍學生學習台灣漢字時更具優勢與完備知識，學習效率也較好。反之有可能因其書寫系統，而造成負遷移的現象，導致日籍生易把日語中的漢字帶到台灣漢字的書寫系統中，除了字形有所差異之外，字義也有所不同，因此日籍學生學習華語漢字時，應該確切掌握兩種漢字的細微差異，才能正確書寫華語漢字（向野崇倫、向野康江 2008）。整體而論，日籍生所擁有的漢字學習優勢大於劣勢，相較於韓籍學生依然居於領先的位置。

5.2 韓日籍學生學習台灣漢字的教學建議

黃沛榮（2003）在《漢字教學的理論與實踐》一文中，強調提升學生在「辨識」、「書寫」、「應用」三個方面能力的重要性。對於「字形」相關的教育，建議重點放在教學策略的研究上。例如，通過探討「字源」深化學生對字形的理解，結合「部件分析」來促進記憶與書寫技能的發展，同時，通過教授「字根」和「部首」知識，擴展學生的漢字識別範圍。

在韓籍學生方面，由於韓國至今沒有統一漢字字形的一套準繩，因此學習漢字的韓籍學生並沒有標準漢字字形的概念，僅以韓國教育部公佈的漢字字形作為編撰

漢文教科書的參考依據，所以華語教師應先讓韓籍學生體會到每個國家所使用的漢字字形間的不同，比如臺灣是以教育部公佈之「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與「次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裡規定之漢字（國字）標準字形寫法為主；而印刷體則是以教育部所提供的「國字標準字體字形檔-楷書」和「國字標準字體字形檔-宋體」為主，讓韓籍學生熟悉臺灣標準漢字字形。其二，由於現今韓國使用的韓文字母沒有帶鉤的筆形（郭聖林 2010），因此華語教師需特別提醒。最後，因大部分韓國與台灣漢字字形間相差甚微，所以為了提高學生對漢字字形的敏感度，應強調雖為同一字種但字形仍有細微差異之處，如：「者-者」（韓國漢字-台灣漢字），並讓學生比較其差異及找不同之處，引導韓籍學生以標準字形為基準練習書寫，提高其書寫台灣漢字時的正確率。

在日籍學生方面，由於在國小時，已習得筆畫的長短、方向、交錯等基本漢字書寫方式，加上實際生活中也經常使用漢字，因此與韓籍學生不同，已具備對於標準漢字字形的基本概念，相對更容易學習台灣漢字。在蔡喬育（2014）的研究中，認為華語教師如果能明確把台日漢字進行字形分類，如此才能加深日籍學生對字形差異的印象，提升學生書寫漢字詞的正確性和用詞的精確度。另外，不明白漢字的造字理據也是日籍留學生偏誤的最主要原因，所以華語教師如能較有理據地講授漢字的結構，使學生清楚漢字的字理和規律，可以減少學生母語的負遷移，也能降低錯字和別字偏誤的出現（王姣 2017）。

6. 結論

本文研究是以韓國漢字和臺灣漢字、日本漢字字形進行比較分析，並針對同一字種的漢字，從筆畫、部件、偏旁、空間配置等，進行分類與整理成表，提供華語教師參考，期能有系統掌握韓日籍學生的漢字字形的知識，進而瞭解其所帶來的正負遷移。作者也希望透過本文，更多華語教學研究者，能開發出針對韓日籍學生的華語漢字教材，讓他們能更準確地學習與使用台灣漢字及避免書寫上的錯誤，並針對其二者之弱點進行加強訓練，共創一個對韓日籍學生更友善的華語學習環境。

然而，礙於文章篇幅和時間上的限制，正如匿名審查委員所提及的寶貴建議，本文在研究過程中尚有若干未盡事宜。首先，本文未能深入探究韓國歷代漢字書寫的歷史情況，可能使得研究的背景知識不夠全面。其次，參考資料的字型選取標準不夠一致，可能導致比較結果存在些許偏差。此外，本文未能充分考慮不同來源字型之間的差異，以及忽略了漢字書寫風格的多樣性和變化。未來研究將致力於彌補這些不足，深入探討韓國歷代漢字書寫的歷史背景，以提供更為全面的研究基礎。

同時，將確保選取一致且具代表性的字型資料，提高比較結果的準確性，更全面地考慮不同來源字型之間的差異，重視漢字書寫風格的多樣化，期望為漢字研究提供更加客觀和全面的見解。

引用文獻

- Hockett, Charles. 1960. The origin of speech. *Scientific American* 203: 89-97.
- Myers, J. 2019. *The grammar of Chinese characters: Productive knowledge of formal patterns in an orthographic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 王平。2012。〈韓國現代用漢字字表及其存在的問題〉，《山東師範大學學報》，第 57 卷第 2 期，62-70。[Wang, Ping. 2012.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Tabl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by Republic of Korea.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57.2: 62-70.]
- 王姣。2017。〈基於字形的中日漢字對比研究與對日漢字教學〉，《黃山學院》，第 19 卷第 6 期，55-60。[Wang, Jiao. 2017.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haracters in Font and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19.6: 55-60.]
- 向野崇倫、向野康江。2008。〈簡体字の特徴に着目した中国語学習の要点〉（著重於簡體字特徵的中國語學習之要點），《茨城大学教育実践研究》，第 27 卷，59-66。[Kohno, Takatsune, and Yasue Kohno. 2008. The main point of the Chinese learning that paid its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Studies In Teaching Strategies Ibaraki University* 27: 59-66.]
- 宋秉烈。2013。〈現代漢字文化圈의 文字使用과 漢字의 範疇에 關한 一考〉（關於現代漢字文化圈的文字使用和漢字的範疇之一考），《漢字漢文教育》，第 30 卷，9-36。[Song, Pyung-Nyul. 2013. A consideration for Use and category of Chinese Character in themodern Chinese Character-culture round. *Hanja Hanmun gyoyug* 30: 9-36.]
- 李孝定。1977。《漢字史話》。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Li, Hsiao-Ting. 1977.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cript*. Taipei: Linking Press.]
- 李家樹、吳長和。2005。《漢字的演變和發展趨向》。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Li, Jia-Shu., and Chang-He Wu. 2005.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ing Tendency of Chinese Character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金旻奏。2022。《韓台日現行漢字字形比較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

- [Kim, Minju. 2022. *A Comparis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Korea, Taiwan, and Japan*. Chiayi: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MA thesis.]
- 金英花。2014。〈試論漢字在韓國語言生活中的變遷—兼議“韓文專用論”與“國漢混用論”之爭〉，《延邊大學學報》，第 47 卷第 6 期，69-74。[Jin, Ying-Hua. 2014. Study of Chang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Korean Language. *Journal of Yanbian University* 47.6: 69-74.]
- 段逸山。2002。〈先分獨合 後辨有無—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字分辨舉要〉，《中醫藥文化》，第 2 卷，42-43。[Duan, Yi-Shan. 2002. Classify Singular Fonts and Plural Fonts First, Identify Existence and Non-Existence Later: Examples of Pictographic, Self-Explanatory, Associative and Acoustic Graphic Characters. *Chinese Medical Culture* 2: 42-43.]
- 張治東。2016。〈趙撫謙《六書本義》“六書”辨証〉，《南陽理工學院學報》，第 8 卷第 1 期，68-73。[Zhang, Zhi-Dong. 2016. Zhao Huiqian's *Liushu benyi* distinguishes and proves the principles of the "six categ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 *Journal of Ningxia Normal University* 8.1: 68-73.]
- 郭聖林。2010。〈韓文對漢字習得的正負遷移〉，《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8 卷第 3 期，41-45。[Guo, Sheng-lin. 2010. Positive and Negative Transfers of Korean Characters Related to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Journal of Yunan Normal University* 8.3: 41-45.]
- 陳茂仁。2007。《文字學概論》。臺北：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Chen, Mao-Jen. 2007.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Philology*. Taipei: New Sharing Culture Enterprise Co., Ltd.]
- 賀友齡。2007。〈漢字形體的規範與統一—“漢字文化圈”漢字的理想目標〉，《漳州師範學院學報》，第 4 卷，85-90。[He, You-ling. 2007. Standardiz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the For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deals of them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Journal of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4: 85-90.]
- 黃沛榮。2003。《漢字教學的理論與實踐》。臺北：樂學書局有限公司。[Huang, Pei-Rung. 2003.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aipei: LEXIS BOOK CO., LTD.]
- 黃沛榮。2006。〈漢字的審思〉，《華語文教學研究》，第 3 卷第 2 期，1-28。[Huang, Pei-Rung. 2006. The Deliberation on Chinese Characters.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3.2: 1-28.]
- 黃國倫。2006。〈試論中國文字演化之正軌——繁化或簡化〉，《中國語文》，第 592

- 卷，96-106。[Huang, Kuo-Lun. 2006. On the Proper Path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omplexification or Simplification. *Chinese Language Monthly* 592: 96-106.]
- 楊鋼。2015。〈從“新常用漢字表”探析日本的漢字文化〉，《考試周刊》，第85卷，31-32。[Yang, gang. 2015. Analyzing Japanese Kanji Culture through the "New List of Commonly Used Kanji." *Kaoshi Zhoukan* 85: 31-32.]
- 裘錫圭。1988。《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Qiu, Xi-Gui. 1988. *Chinese Writ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趙允敬。2009。〈韓國的漢字和漢字教學探究〉，《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第1卷，136-140。[Zhao, Yun-Jing. 2015. Cultural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East Asia Chinese Characters Korean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Korea. *Fudan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1: 136-140.]
- 趙守輝。2010。〈日本漢字的近代演變、動因及啟示〉，《外國問題研究》，第3卷，50-56。[Zhao, Shou-Hui. 2010. Modern Evolution, Causes and Revelations of Japanese Kanji. *Japanese Studies Forum* 3: 50-56.]
- 蔡邦佑、戴浩一。2019。〈漢字文化圈現行常用漢字字形比較〉，《漢字與漢字教育研究》，第1卷第1期，17-59。[Tsai, Pang-Yu., and James H.-Y. Tai. 2019.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Commonly Used Chinese. *International Han-character Education Research* 1.1: 17-59.]
- 蔡邦佑。2018。《中日文現行常用漢字字形比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Tsai, Pang-Yu. 2018.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Commonly Used Chinese Character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Chiayi: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MA thesis.]
- 蔡喬育。2014。〈日籍華裔學生漢字書寫及漢語詞彙應用偏誤分析及對日華語教法上的建議〉，《中原華語文學報》，第13卷，53-77。[Cai, Qiao-Yu. 2014.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and Words Usage Errors Made by Chinese-Japanese Learners and Suggestions. *Chung Yuan Journal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13: 53-77.]
- 戴浩一。2004。〈語言與文化〉，《「世界文明之窗」—人文素養系列講座》，李芸萍（主編），246-261。臺北：時報文教基金會。[Tai, James H.-Y. 2004. Language and Culture. *Window of World Civilizations: Humanities Literacy Lecture Series*, eds. by Li, Yun-ping, 246-261. Taipei: China Times Cultural Foundation.]

韓國漢字與台日漢字的字形比較：以現今電腦字型為範圍

戴浩一。2021。〈建基於漢字與漢語結構的中文二語閱讀理論〉，《臺大華語文學習與科技》，第1卷第1期，13-35。[Tai, James H.-Y. 2021. Towards an Innovative Theory of Read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1.1: 13-35.]

羅菲。2004。《海峽兩岸微別字形研究》。廣西：廣西大學碩士論文。[Luo, Fei. 2004. *The Research of The Minor Differences In Characters Between Mainland And Taiwan*. Guangxi: Guangxi University MA thesis.]

[審查：2024.4.30 修改：2024.5.28 接受：2024.6.16]

蔡邦佑

Pang-Yu TSAI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No.168, Sec. 1, University Rd., Minhsiung, Chiayi 621301, Taiwan (R.O.C.)
fxp87184@hotmail.com

金旻奏

Min-Ju KIM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No.168, Sec. 1, University Rd., Minhsiung, Chiayi 621301, Taiwan (R.O.C.)
pluie1001@naver.com

戴浩一

James H.-Y. TAI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No.168, Sec. 1, University Rd., Minhsiung, Chiayi 621301, Taiwan (R.O.C.)
lntai@ccu.edu.tw

**Korean Hanja compar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in Taiwan and
Japan: Based on the currently used computer font**

Pang-Yu TSAI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Min-Ju KIM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James H.-Y. TAI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Chinese character forms among Korea, Taiwan, and Japan. By comparing the character forms used in Korea with those in Taiwan and extending the comparison to Japan, the study sets several parameters for the variations, including stroke, component, semantic and phonetic radicals, and spatial arrangement. These parameters ar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developed by Myers (2019) and Tai (2021) for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character forms among the three regions. Data for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from three sources: 1800 basic characters from South Korea's "Chinese Classics Textbook Compilation Material," 4808 traditional characters from Taiwan's "Standard and Simplified Characters Reference Manual," and 2136 characters from Japan's "Commonly Used New Kanji Tables."

The comparis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between Korean and Taiwanese characters, between Korean and Japanese characters, and among Korean, Taiwanese, and Japanese characters. Their differences are categoriz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parameters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different weights of these parameter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minor differences" predominate i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Korean and Taiwanese characters. In contrast, "differences in components" are most significant between Korean and Japanese characters. Nonetheless, identical characters constitute the highest percentage among all three regions. The comparison also identifies completely different characters or those without counterparts in other regions. The observations from this study are valuable for

韓國漢字與台日漢字的字形比較：以現今電腦字型為範圍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o identify learning difficulties for Korean and Japanese students and design appropriate teaching strategies accordingly. Meanwhile, these analyses are helpful for Korean and Japanes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nuanced differenc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in different regions, which can help them with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learn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in Taiwan.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Japanese Kanji, Korean Hanja, Parameters for variations, Traditional Characters

華語文教學研究